

后浪出版公司

西北雨

童伟格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西北雨

童伟格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雨 / 童伟格著.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220-11463-2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21-2019-204

I . ①西… II . ①童…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4998号

Copyright © 2010 by Tong,Wei-ger

本中文简体字版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

XIBEIYU 西北雨

著 者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童伟格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朱 岳 梅天明
范纲桓
何洪烈
墨白空间·曾艺豪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143mm × 210mm
6.25
119千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
978-7-220-11463-2
42.0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目录

- 3 卷首
 - 13 卷上
 - 105 卷下
-
- 189 【代跋】赎回最初依偎时光 骆以军

目录

- 3 卷首
 - 13 卷上
 - 105 卷下
-
- 189 【代跋】赎回最初依偎时光 骆以军

卷首

别担心。如果人们再问起，我会说谎，说我还记得那天世界的样子。

阳光穿透雨后的云层，由远至近，斜斜洒落好几束光。强风起歇，分隔岛上的杂草丛，不时翻露出苍黄的肚腹。行道树的枝叶飘摇，蝉声像海潮，有时明亮，有时隐退。

那是六月里的一个星期四。下午，我跟着放学路队走出小学校门。我拉着书包的拉杆，像拖着登机箱，刻意慢吞吞磕着人行道的地砖，往路队后头蹭。经过几个十字路口，路队流散了。我收起拉杆，背上书包，开始狂奔。

那一天，我满十岁了。

我想去找我母亲。生平第一次，我主动去拜访她。

在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第一个活人，是我的母亲。

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人，也是我的母亲。

从我刚学会走路开始，每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日，我母亲会从死里复活，到我祖父家来，把我接出门。

那些日子，我总醒得早。我躺在床上，抱着我母亲送我的一辆模型车——我记得是辆黄色的垃圾车——张着眼，看晨光亮起，等待我母亲前来，将门铃掀响。

在我身边，睡着我父亲。他喝醉了。他常常是醉的，但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会醉得特别老实。于是在我母亲复活的那些早晨，他总睡得像一把石铸的弓，在四周被他压沉、搂紧的空气里，独自静静做着梦。

在我父亲和我的卧房外，总一同早睡、一同早起的我祖父祖母，如今一同在客厅里游走。我祖父在温吞吞做着长生操。我祖母在扫地，掸灰尘，戴上老花眼镜记账，用一个早晨清算一整个星期。

出客厅，横过走道，在另两间卧房里，分别睡着双胞胎一般的我姑姑和我叔叔。我姑姑戴着发网、眼罩，铿铿锵锵磨着牙套。我叔叔将打着石膏的左腿高高架起，以一种真空状态下才能达成的睡姿，在床上辛勤补眠。

在这间位于城市二楼的房子里，光线幽暗，一盏灯都未点亮。

因为我的家族，向来是崇尚俭省的。

我的家族，以各种自信且为人称许的方式，在这座城市里兀自繁衍多代了。偌久以前，我的一个远祖——就说是我曾曾祖母吧——死了，她的魂魄飘荡到城市的光罩下，四望，却找不到一处裂缝，找不到一个连接冥界的入口。

她无法，只好返回我的家族里来。

我的家族是如此地爱整洁，因此当我曾曾祖母飘荡回来时，她会发现她的尸体早已被我们烧除了。她最后所居住的房间，以及她生前在房里积存的一切，已经被我们谋分殆尽了。她找不到自己的躯壳，甚至找不到一套旧衣服，包裹她的魂魄，让她伪装成一个活人，行在我们之中。

我们召开家庭会议，左挪右移，好不容易腾出一弯废弃的挂

钩，让我曾曾祖母的魂魄，得以像一幅壁画，镇日高挂在墙上。

日光曝伤她，夜露敷疗她。一只图谋不轨的壁虎时时跑来搔闻她。一面不停奔走的大钟刻刻以声音卡榫她。我曾曾祖母的魂魄已经不会流泪了，在她那无事可为、无路可去的漫长死期里，她只是公然对着我们，不停发放一种半似悲鸣、半似淫叫的电波。

我们再次召开家庭会议，商讨让她平静下来的办法。

我们是如此一个自信、俭省而整洁的家族，我们决议无声地、集体消化这个自我的家族逸出的亡灵。我们决定，从今以后，我们这些尚存活着的后辈，每人必须轮流让出一点时间，让出身体，借给我的曾曾祖母用，让她得以将自己化整为零，辗转流离，与我的家族共长存。

后来，当我的曾祖一辈陆续凋零后，我们也如此一一收容他们。

我们有了一项新的美德：团结。

一定是自那时起，我家族中的每个人，即令在此城中开枝散叶，分房别居后，或多或少都仍保有拼装车般的神似了。

每逢星期六，当夕阳落下，此城灯火会一一亮起，在四方天际线边，形成一个粉红色的——也就是那种曾经困住我曾曾祖母魂魄的——光罩，像是此城将自己隔离起来，不再有人可以离开了。

那时，自我祖父血脉以下的我们一家，会由我祖父领着，

一起出门。

我们走下二楼，过马路，到对面王瘦子饺子馆聚餐。我们围圆桌坐定，将六份菜单全交给我祖父，由他一口气点好大碗面、大盘饺子、大盆汤与大堆小菜。我们是这般一个自信、俭省、整洁且团结的家族，我们总将面饺汤菜分着吃，所有人每样都吃。唏哩呼噜，匙筷交错，像在祭飨残存在我们身体里，所有祖先的亡灵。

然后我们一起，由我祖父领着，过马路，爬上二楼，走回家。

在客厅，我们一起看完电视，一起看完我祖父层层锁好三大道钢门，然后解散，各自回去各自的房里。我们肚里胀气，一口一口各自吐出菜汤饺面杂合的气味，像是那些残缺的祖先，全都被我们释出块魂来了。

在我身边，我父亲从衣橱底挖出私藏的酒，一口一口对壁独酌。

横过走道，在另些卧房里，我祖父祖母一起爬上床，比赛谁先浅眠开来。

我姑姑上发网、上眼罩、上牙套，看能不能将青春再封存一日。

我叔叔四肢并举，像一张翻倒的神桌，由众灵庄严地扶持上床。他记不住自己此刻摔断的是哪一肢了，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了能出去游荡，让自己像头旅鼠一样，从二楼阳台跳离我们家了。

夜深了。我的家族——活的与死的都——各自静默了。那就是在我母亲复活之前，我的家族在世界里的样子。我们很少想起她。

我们很少特别想起任何并不在场的人。

然后，天亮了，在那三大道钢门外，门铃被轻轻掀响了。

我独自起身，穿好外出的衣物——格子短衬衫、吊带短裤、红领结、白袜子——推开门，走进幽暗的客厅里。我看见刚复活的我母亲，与我的祖父祖母，严肃地坐成一个正三角形，像陌生人一般低声交谈。

总像过了半辈子那么久，我母亲终于牵起我的手，将我领出门。

步下楼梯时我们风一般快跑，膝盖像是即刻就要化掉了。

那些星期日，无论晴天、雨天，我母亲总是特地陪我游玩。几乎就像手里有着一张城市观光地图，我母亲与我，异地来的游客般，将图上所有景点，一一地、专诚地勾销殆尽。

我们甚至曾在大雨中，转了几趟公车，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瓷器展。

博物院里的空调很强，瓷器很安静。我觉得既冷又闷，但我没有对我母亲说。我们彼此陪伴着，耐心看完了五百年来的各式瓷器，直到所有的花瓶，在我看来，都像是古董了。

那时，我像是七岁的样子。如果我是七岁，我母亲就是二十九岁了。

我们一起坐在博物院长廊的椅凳上歇腿，看山雨、看城市的轮廓，看比我们苍老太多了的一切事景，既不是生、也不是死地那样存在，像是一切都毫无问题，也永远不会感到疲累。

那是要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何以大多数的城市人，都认为城市里不会有鬼魂、不会有死后的居所。何以他们都认为城市里有的，就只是眼前那唯一一个现实世界——一个个互不相识的人，在街巷底错身，无语、无目光接触，如此而已。

那是要在更久以后，当我在记忆中看那个忧郁的少妇，与那个穿着得过分拘谨有礼的小孩时，我才察觉，当时我的母亲，一定也如我一般，对这城市大多数的地域，其实都陌生极了。

然而，这座城市，却是我可以与我母亲相处的唯一所在。唯一一片我们可以以各种大众运输工具，在一日之内来回的疆域。

在那之前。在我明白了，察觉了之前，在那个六月里的星期四，我出发，生平第一次自己前去拜访我母亲。

我沿着马路狂奔，向着一个我偶然听见一次，从此烙在脑里的地址接近。我低着头，很怕会遇见我所熟识的那些人脸——那些相似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所排列组合成的一张张人脸。我很害怕那张人脸会半途拦住我，将我领回我该回去的那间房子。

然而，我没有遇上任何人，轻易地抵达了。我站在一幢旧大楼底，看着一道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我很讶异我脑中的地

址所指引的地方，竟就在离我的学校、离我的家族如此之近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在我母亲每月两次的复活日之外，在她漫长的死期里，她在这座城市里所寄居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我找到了。

我步下楼梯。我踏在一道墨绿色的长廊上，长廊两侧对开着好几扇木造房门。长廊尽头，橘色的紧急照明灯亮着，像是永远没有熄灭过。

在我母亲的房门口，我找不到门铃。我敲门。片刻，我转转门把。

门上锁了。

我放下书包，靠门而坐，等我母亲的魂魄飘荡回来。

雨早就停了，但空无一人的长廊，像狗舌头一般发出一种潮暖的气味。

我睡着了。倚着门、低着头，蜷曲着身体，在等待中，我想我不知不觉睡了极久极久。夕阳应该已经下山了，我想。城市那严丝密缝的光罩应该已经又成形了，我想。我想起在那个星期天，我为了不让我母亲将我领回我祖父家，我固执地、快活地，在一座森冷的大卖场里游走。我以为我可以那样一直走下去，忽略在大卖场外，月亮已经高升了。

我母亲放弃劝止我了。即将又独自死去两星期的她，站在一个远远的地方，默默看着我。

我停下脚步。我随意从货架上取了一辆模型车，要我母亲

买给我，然后我就可以再次向她告别。

过了很久，我才发觉我拿的是一辆垃圾车。

过了更久，当我与她告别后，在那间光洁的客厅里，有一颗上了发网的头对我爆笑出声，说：“她送他一台垃圾车哩。”那是我姑姑。

随后，双胞胎一般的我叔叔也跟着笑了，他对着我露出没有门牙的厚大牙龈。几天前，他又一次跳楼，摔坏了脑袋。

我想我也笑了。我想起后来垃圾车的黄色烤漆慢慢地，全部磨损掉了，也终于变成垃圾了。我猜想，等待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东西静静消失了，留下来的，全都变成垃圾了。

我在等待我母亲，一如很久以来，我的母亲在等待那些星期天一样。

我的脖子僵硬极了、酸痛极了。然而我抬不起头来。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有一双手搭在我肩上，将我唤醒过来。

卷
上